

蘇長公外紀一



清湖畫人侍璩之璞華亭人居平湖其昌弟子也
晚香堂小記：題璩居瑕畫云仲玉之少秀骨而冠如去山色是璞又號仲玉矣
袁小雅珂雪齋集十次蘇子瞻先後事
佳周道揚三補本外凡二十有佳話筆乘後の子瞻急于此
此書是樊山舊藏三奉兩淋清衣使者蝶前二印公眉批字樊山筆法也



蘇長公外紀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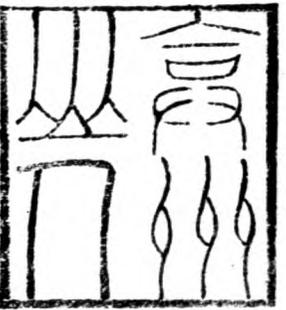
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獨蘇公之作最爲
便爽而其所撰論策之類於時爲最近故操觚
之士鮮不習蘇公文者而雌黃之頰於公不能
無少挫然使天下而有能盡四氏集者萬不得
一也蘇公才甚高蓄甚博而出之甚達而又甚
易凡三氏之奇盡於集而蘇公之奇不盡於集
故夫天下而有能盡蘇公奇者億且不得一也
公之所不盡韻而詞則溫韋讓壯舌而諧謔則
侯白遜雅筆而簡牘題署則黃豫章遜雋游戲

蘇長公外紀序

而爲法書則顏平原李北海之難弟爲古木竹石則文洋州之畏友逃而之佛則裴相國楊學士之禪那以是律三君子有一乎否也當蘇公之生存雖荒州下邑兒童婦女莫不欲一識其面而其言之傳蓋北幽朔而東三韓西達羗戎南過雞林馬人之界而其禁絕之者乃在於廣厦細旃之上角而與之左者談說經術道理之士亟竄而亟欲殺之者亦一時材譎貴臣噫可怪也及公歿且久而廣厦細旃之上其惡漸移而爲好學士大夫至於今慕說之不衰雖然問

其所以能盡公者則自論筴之外無幾也吾所以云億不得一也當吾之少壯時與于鱗習爲古文辭其於四家殊不能相入晚而稍安之毋論蘇公文卽其詩最號爲雅變雜揉者雖不能爲吾式而亦足爲吾用其感赴節義聰明之所溢散而爲風調才技於予心時有當焉以故取公年譜及傳誌畧存之而復叢公之小言與諸家之評隲紀述瑣屑亦一一附錄約爲十卷名之曰蘇長公外紀而置之山房之几暇日抽一卷佐一觴其不賢於山腴海錯者幾希

弇州山人瑯琊王世貞撰



述刻初屬諸名士刊定乃為備書認誤春霖掩關
反遺研勘得六十餘字命梓補正昔人謂校書
必掃落葉隨掃為有信然哉覽是編也脫
有遺誤不妨指示再加整正其年乙未璩又識

蘇長公外紀序

蘇長公外紀目錄

一卷上

一卷下

年譜

遺事

二卷上

二卷中

恩遇

賞譽

二卷下

好士

三卷上

三卷下

志行

政術

四卷上

四卷下

詩話

五卷上

詩話

六卷上

考誤

七卷上

禪那

七卷下

風流

八卷上

詩話

五卷下

文談

六卷下

玄理

七卷中

調謔

八卷下

書畫

九卷上

雜紀

十卷上

譏評

十一卷

逸編

雜紀

九卷下

遺跡

十卷下

詩案

十二卷

逸編

璩之璞曰兗州司寇手編蘇長公外紀十卷
署題疏事各從其類為目二十約事六百九
十有奇始為殷無美評隲當是善本序而授

之陳仲淳自婁東携歸士林爭相繕寫爲之
紙貴歲庚寅見馮元甫家刻幾半不免踈鹵
舛錯與原本不類元甫尋病去就金沙醫醫
不起刻亦中廢所謂人琴俱亡矣越今甲午
余從姜伯甫借閱抄本其詮次大都紊雜魚
豕紛紜豈訛以譌傳遂難正邪因徧考長公
全集按題審類刊正重複無引宋元及我
朝諸小史嘉話并弇州四部稿所載長公事
悉纂而鈎其玄亦撮百餘事次第補入之間
有事類不合者不能妄加釐正遂從弇州初

定余復旁采羣籍又百有餘事系之終卷總
名曰逸編不拘以類友人龔惟成宋賓之孟
直夫陸季高爲余三復叅校或不謬誤如昨
頃携入都門馮開之太史周岐陽武選復爲
考訂更加詳審噫茲數君子者其庶幾得稱
弇州功臣乎哉雖然讀是編而深慨長公在
元豐間以湖州謝表被謗更逮御史獄猥有
中使於彭城舟中遣吏追攝遺書老幼一時
驚怖相視恚曰乃公好著書未見益我等而
故怖我等若此乃盡括其囊付之烈焰以滅

迹至宣和間詔嚴天下盡燬公文翰手蹟由
是家藏戶匿十九流落人間而碑埋石瘞棄
捐實多故本集不盡收矣惜哉此暴秦氏燼
餘百一耳錄成紀其歲月藏之燕石齋中



蘇長公外紀目錄

蘇長公外紀一卷上

明瑯琊王世貞編次

豫章璩之璞校定

年譜

五羊王宗稷編

仁宗皇帝景祐三年丙子

先生生於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時按先生
送沈遼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又有贈長蘆長
老詩云與公同丙子三萬六千日又按玉局文
云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上又
按志林云退之以磨蝎爲身官而僕以磨蝎爲

命若以磨蝎為命推之則為卯時生議者以先生十二月為辛丑月十九日為癸亥日丙子癸亥水向東流故才氣汗漫而澄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難東坡志林韓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為命官平生多得謗譽始同病也燕石齋補

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二年巳卯

康定元年庚辰

慶曆元年辛巳

二年壬午

是年先生七歲已知讀書按先生上韓魏公梅直講書云自七八歲知讀書又按先生長短句集洞仙歌自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年九十餘能知孟昶官中事又考冷齋夜話載先生云某七八歲時嘗夢游陝右

三年癸未

是年先生八歲入小學按志林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又按先生作范文正公文集序云慶曆三年某

始人鄉校士有自京師來以魯人石守道慶曆
聖德詩示鄉先生某從旁竊觀問先生十一人
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某曰此天人也
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

四年甲申

五年乙酉

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
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問古今成敗輒能語其
要太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
側曰某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夫人曰汝能

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
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又按大全集載東坡少
時語云秦少章言東坡十來歲老蘇曾令作夏
侯大初論有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無失聲於
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之語老蘇
愛此論年少所作故不傳又按趙德麟所編侯
鯖錄云東坡年十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
宣召赴學士院仍謝賜對衣金帶及馬表老蘇
令坡擬之其間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
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

六年丙戌

七年丁亥

先生年十二按先生所作天石硯銘曰某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爲戲得異石鏗然扣之有聲又按先生作鍾子翼哀詞云某年十二先君官師歸自江南又按先生與曾子固書云祖父之沒某年十二矣

八年戊子

皇祐元年己丑

二年庚寅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先生年十七按長短句蒲庭芳序云余年十七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

五年癸巳

至和元年甲午

先生年十九始娶眉州青神王方女按先生作王氏墓誌云生十有九歲而歸於某至治平二年王氏卒年二十有七以王氏年數考之則甲午年歸於先生明矣

二年乙未

是歲先生年二十游成都謁張安道按先生作樂全先生文集序云某年二十以諸生見公咸都一見待以國士有晁美叔是年求交於先生按送美叔詩云我生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扣門若有求

嘉祐元年丙申

先生年二十一舉進士按鳳鳴驛記云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不可而出次於逆旅又有寫老蘇送石舍人序

二年丁酉

先生年二十二赴試禮部館於興國寺浴室院按先生作興國六祖畫贊云余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院時歐陽文忠公考試得先生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爲異人欲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先生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及殿試章衡榜中進士乙科始見知於歐陽公及韓魏公富鄭公皆待以國士又按先生作太息一篇送秦少章歸京云昔吾舉進士試名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

且曰此吾輩人也吾當避之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訕公者成市又有上韓太尉書某年二十有二矣及有上梅直講書是年先生登第之後四月丁太夫人武陽君程氏憂按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誌云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終於鄉里又按老蘇寄文忠公書云二子不免丁憂今已到家

三年戊戌

四年己亥

是歲先生二十四服除十二月侍老蘇舟行

適楚按先生南行前集序云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嘆蓋家君之作與翁轍之文皆在焉謂之南行集

五年庚子

是歲先生年二十五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有新渠詩其序云庚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之陂䟽召余爲新渠詩五章以告於道路致侯之意

六年辛丑

是年先生二十六應中制科入第三等有應制

科上兩制書及上富丞相書又有謝應中制科
啟授大理評事鳳翔府僉判按先生有感舊詩
序云嘉祐中予與子由奉制策寓居懷遠驛
時年二十六子由年二十三耳是年十二月赴
鳳翔任與子由別馬上賦詩到任有石豉詩云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及有鳳翔
八觀及鳳鳴驛記

七年壬寅

先生年二十七官於鳳翔二月有詔郡吏分
往屬外決囚作詩五百言寄子由又有壬寅重

尤不預會游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詩及按志
林有論太白山舊封公爵爲文記之是歲嘉祐
七年也又有記歲暮鄉俗三首以子由和守歲
詩考之云顧兔追龍蛇子由注云是歲壬寅乃
知記歲暮鄉俗三詩作於壬寅歲矣

八年癸卯

先生年二十八官於鳳翔作思治論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甲辰

先生年二十九官於鳳翔

二年乙巳

先生年三十自鳳翔罷任按子由作先生墓誌
銘云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 英宗皇帝
在藩邸聞先生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
限以近例召試秘閣皆入三等得直史館是年
通義郡君王氏卒於京師

三年丙午

先生年三十一在京師直史館丁老蘇憂扶護
歸蜀按歐陽文忠公作老蘇墓誌云明允太常
因革禮書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君以疾卒實
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又按張安道作老蘇文

按先生墓表云太常禮書成未報以疾卒實治
平三年四月也 英宗皇帝聞而傷之命有司
具舟載其喪歸塋于蜀

四年丁未

先生年三十二居服制中以八月壬辰葬老蘇
於眉州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戊申

先生年三十三免喪按四菩薩閣記云載四菩
薩版以歸既免喪嘗與往來浮屠人勸某爲先
君捨施爲大閣以藏之作記乃熙寧元年十月

二年巳酉

先生年三十四還朝監官告院按烏臺詩話云熙寧二年某在京授差遣與王詵寫詩賦及蓮華經

三年庚戌

先生年三十五監官告院有送章子平詩其序云熙寧三年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賦詩餞之又有送錢藻知婺州詩分韻得英字送曾子固倅越詩分韻得燕字烏臺詩話云舊例館閣補外同舍餞送必分韻又有寄劉貢

甫詩是年范景仁嘗舉先生充諫官

四年辛亥

先生年三十六任監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王荆公欲變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先生獻三言荆公之黨不悅命攝開封府推官有奏罷買燈䟽御史知雜事誣奏先生過失未嘗一言以自辯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有赴任過揚州與劉貢甫孫巨源劉莘老相聚數日用逐人字作詩十一月到任有初到杭州寄子由兩絕除夕先生以通判職事直都廳日暮返舍

題一詩於壁

五年壬子

先生年三十七在杭州通判任是歲有牡丹記
其序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
公觀花於吉祥寺是年科場先生監試有呈試
官詩及試院煎茶詩催試官考較戲作八月十
七日登望湖樓是日榜出與試官兩人復留有
五絕句又有送杭州進士詩序云熙寧五年錢
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宴於中和
堂作是詩以勉之十二日運司差先生往湖州

相度堤圩利害與湖州太守孫莘老相見有贈
莘老七絕及作山村五絕是歲又作送杜子方
詩及臘月游孤山訪惠勤惠恩二僧有詩
六年癸丑

先生年三十八在杭州通判任有八月十五觀

湖詩寫於安濟亭上及作仁宗皇帝飛白記

其畧云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安簡王公子
誨出所賜公端敏二字又有作錢塘六井記其

畧云熙寧五年太守陳公述古至問民之利病
明年春六井畢脩故詳其語以告後人運司又

差先生往潤州道出秀州錢安道送茶和詩是
歲有次韻章傳道詩和劉貢甫秦字韻詩寄劉
道原詩及和陳述古冬日牡丹詩四絕又有題
贈法惠師小童思聰

七年甲寅

先生年三十九在杭州通判任正月之風水洞
推官李泌先行三日留風水洞相待有詩題壁
是年納侍妾朝雲墓誌云朝雲姓王氏錢塘人
事先生二十有三年紹聖三年卒於惠州年三
十四以歲月考之熙寧之甲寅至紹聖之丙子

恰二十三年乃知納朝雲在是年明矣朝雲年
三十四是爲癸卯生來事先生方十二云先生
以子由在濟南求爲東州守按子由超然臺賦
序云子瞻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
南也求爲東州守既得請高密五月乃有移知
密州之命按先生作勤上人詩集序云熙寧七
年余自錢塘赴高密又按先生辛未別天竺觀
音詩序云余普通守錢塘移蒞膠西以九月二
十日來別南北山道友乃知先生以秋末去杭
按先生記游松江說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

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及道過常州爲錢公輔作哀辭及有與段屯田詩云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爲昔人嘆是年又作鳧繹先生文集序又有師子屏風贊云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版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是年先生在潤州道上過除夜則師子贊必在是年矣又有潤州道上過除夜詩兩絕

八年乙卯

先生年四十到密州任有上韓丞相論災傷書其到任二十餘日矣又論密州鹽稅又作後杞菊賦其序云予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移守膠西而齋厨索然按先生丁酉年登第至是恰十九年是年有送劉孝叔吏部詩及和李公擇來字韻詩及常山祈雨感應立雪泉

九年丙辰

先生年四十一在密州任作刻秦篆記云熙寧九年丙辰蜀人蘇某來守高密是年中秋歡飲

達旦作水調歌頭懷子由及作薄薄酒二章又
寫超然臺記寄李清臣又祭常山神文書膠西
蓋公堂照壁畫贊及作山堂銘作表忠觀碑
十年丁巳

先生年四十二在密州任就差知河中府已而
改知徐州四月赴徐州任有留別釋迦院牡丹
呈趙倅詩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自密徙徐是
歲河決曹村乃知是丁巳自密改東徐又與子
由相會於澶濮之間相約赴彭城留百餘日宿
於逍遙堂子由有兩絕先生和之徐州水患大

作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八月二十一日
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至十月五日水漸
退城以全 朝廷降詔獎諭作河復詩韓幹畫
馬歌司馬君實獨樂園詩及送范蜀公往西京
詩又有和子由水調歌頭詞及有與王定國顏
長道泛舟詩有回頭四十二年非之句

元豐元年戊午

先生年四十三在徐州任適值春旱徐州城東
二十里有石潭置虎頭其中可致雷雨作起伏
龍行是年三月始識王迴子高聞與先人周瑤

英遊作芙蓉城詩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及發常平錢米改築徐州外小城創木岸四以獎諭勅記併刻諸石爲熙寧防河錄云迺即徐州城之東門爲大樓聖以黃土名之曰黃樓以土實勝水故也子由作黃樓賦先生跋云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又有中秋月三首云六年逢此月五年照離別先生注云中秋有月凡六年矣惟去歲與子由會於此去歲之會乃逍遙堂和詩之時也又有九日黃樓作古

詩一首云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謳發之句以去年九月大水未退故有是語又作放鶴亭記滕縣公堂記鹿鳴燕詩序和魯直古風二首及次韻潛師放魚和舒堯文祈雪詩祭文與可及作石炭詩又作日喻一篇

二年己未

先生年四十四在徐州任正月己亥同畢仲孫舒煥八人游泗之上登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琴先生有記按玉局文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

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三月自徐州移知
湖州按先生作張氏園亭記云余自彭城移守
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記乃三月二十七
日所作乃知三月移湖州明矣是年以四月二
十九日到湖州任作送通教大師還杭州序及
爲章質夫作思堂記王定國作三槐堂記跋歐
陽文忠公家書後在湖州王子立子敏皆從先
生作子立墓誌云子立子敏皆從余學於吳興
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有與王卽昆仲及兒
子邁遶城觀荷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

得月明星稀四首又有泛舟城西會者五人分
韻得人皆苦炎字四首又作文與可畫篔簹谷
偃竹記其末云元豐二年七月七日予在湖州
曝書見畫廢卷而哭失聲是歲言事者以先生
湖州到任謝表以爲謗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
甫遵道湖州追攝按子立墓誌云予得罪於吳
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予出郊
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予家致之
南都又按先生上文潞公書云某始就逮赴獄
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

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
卒圍船搜取長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
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八
月十八日赴臺獄中有寄子由詩二首及賦榆
槐竹栢四詩又有十二月二十日恭聞 太皇
太后升遐吏以其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可
欲泣則不敢作挽詩二首已而獄具十二月二
十九日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是年子
由聞先生下獄上書乞以見任官職贖先生罪
責筠州酒官出獄再次寄子由二詩韻有百日

歸期恰及春之句先生自八月坐獄至是踰百
日矣

三年庚申

先生年四十五責黃州自京師道出陳州子由
自南郡來陳相見三日而別先生有古詩有便
爲齊安民之句又與文逸民飲別携手河堤上
作詩與子由別乃正月十有四日也至十八日
蔡州道上遇雪有次子由韻古詩二首過新息
縣有示鄉人任師中一首任伋字師中眉州人
嘗倅黃州卜居新息先生以詩示之又有過淮

詩游淨居寺詩至岐亭訪故人陳慥季常爲留
五日賦詩一首而去乃以二月一日至黃州寓
居定惠院有初到黃州詩按先生別王文甫子
辯云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到黃州家在南
都獨與兒子邁來是年五月子由來齊安先生
有詩迎之又有曉至巴河迎子由詩乃與子由
同游武昌西山寒溪寺有古詩一首定惠顯師
爲先生竹下開嘯軒作詩記其事又作五禽言
又有定惠寺寓居月夜偶出詩云去年花落
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

閉門風露下蓋懷在徐州與張師厚王子立子
敏飲酒杏花下時也定惠有海棠一株士人不
知其貴先生作詩有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
人在幽谷之句接近日黃州東坡圖云先生寓
居定惠未久以是春遷臨臯亭乃舊日之回車
院也又有遷居臨臯亭詩先生就臨臯亭立南
堂有詩五絕又有讀戰國策及作石芝詩先生
是歲又有荅秦太虛書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士
堂冬至後坐四十九日先生乳母任氏八月卒
於臨臯亭刻有墓誌葬於黃岡按先生上文潞

公書云到黃州無所用心覃思易論語若有所
得由是言之先生到黃定居之後即作易傳九
卷論語五卷必始於是歲矣

四年辛酉

先生年四十六在黃州寓居臨臯亭正月往岐
亭訪陳季常以岐亭五首考之云元豐三年正
月岐亭爲留五日明年正月復往見之過古黃
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有鑑銘云元豐四年正
月余自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
鑑周尺有二寸是年先生請故營地之東名之

以東坡考東坡八首序云余至黃二年日以困
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於郡請故營地使躬
耕其中蓋先生庚申來黃至辛酉爲二年矣以
東坡圖考之辛酉方營東坡次年始築雪堂以
贈孔毅甫詩觀之去年東坡拾瓦礫今年刈草
蓋雪堂則雪堂作於壬戌歲明矣又有中秋日
飲酒江亭上有贈鄭君求字及記游松江說聞
捷說按大全集雜說云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
州姪安節遠來飲酒樂甚以識一時盛事又有
冬至贈安節詩云平生幾冬至少小如昨日又

有與安節夜坐賦檠字韻詩三首及正月過岐
亭作應夢羅漢記

五年壬戌

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臯亭就東坡築
雪堂自號東坡居士以東坡圖考之自黃州城
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雪堂問云蘇子得廢圃
於東坡之脇號其正曰雪堂以大雪中爲之因
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於此先生
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榜之試以東坡圖考雪
堂之景堂之前則有細柳前有浚井西有微泉

堂之下則有大冶長老桃花茶巢元脩萊何氏
叢橘種杭楸蒔棗栗有松期爲可斲種麥以爲
竒事作陂塘植黃桑皆足以供先生之歲用而
爲雪堂之勝景云耳以長短句擬斜川觀之元
豐壬戌之春予躬耕東坡築雪堂以居之南挹
四望亭之後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嘆此亦
斜川之游也作江城子詞是年三月先生以事
至蘄水觀悼徐德占詩序云元豐五年三月余
以事至蘄水德占惠然見訪又有春夜行蘄水
過酒家飲酒乘月至一橋上曲肱少休作西江

月詞又游蘄水清泉寺作浣溪沙詞又作寒食
詩二首云自我來黃州已見三寒食先生庚申
二月來黃至是三寒食矣太守徐君猷分新火
先生有詩謝之有臨臯亭中一危坐三見清明
改新火之句七月遊赤壁有赤壁賦云壬戌之
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十
月又游之有後赤壁賦以東坡圖考之後赤壁
賦云十月既望蘇子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則
壬戌之冬未遷而先生以甲子六月過汝則居
雪堂止年餘由是推之先生自臨臯遷雪堂必

在壬戌十月之後明矣又有和孔毅甫久旱已
其雨二首云去年太歲空在酉乃知指去年辛
酉而言之也又按長短句有飲王文甫家集古
句作墨竹定風波及夢扁舟望樓霞作鼓笛慢
及記覃驥孫兆事迹作怪石供及重九作醉蓬
萊示黃守徐君猷有羈旅三年之句先生庚申
來黃至是恰三年矣

六年癸亥

先生年四十八在黃州爲通判孟亨之跋子由
君子泉銘及有題唐林父筆文閏八月有詩與

武昌主簿吳亮工又有記承天夜游云元豐六年十月十二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步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睡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人閒如吾兩人耳及作一絕送曹煥往筠州序云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詳先生甲子歲自黃之江遊廬山則送曹煥詩必在是年矣又夢中作祭春牛文云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

書其上

七年甲子

先生年四十九在黃州二月與徐得之參寥子步自雪堂至乾明寺有師中庵題名文有記定惠寺海棠說四月乃有量移汝州之命按先生長短句滿庭芳序云四月一日余將自黃移汝留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李仲覽來書以遺之詞中有坐見黃州再閩之句按東坡圖云郡人潘邠老及弟大觀俱以詩知名多從先生游先生去以雪堂付之邠老因以居焉四月六日又

作安國寺記有別黃州詩有過江夜行武昌山
上聞黃州鼓角詩黃州送先生者皆至於慈湖
陳季常獨至九江旣到江州和李太白潯陽宮
詩其序云今余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韻因游廬
山有記述廬山說云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
生所欲見應接不暇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
皆曰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入開先寺主僧
求詩作瀑布一絕往來十餘日作漱玉亭三峽
詩與總老同游西林有贈總老及題西林壁
皆紀句也又有寫寶蓋頌與僊長老其序云圓

道禪院先君舊游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
明日先君忌日寫寶蓋頌以贈長老僊公蓋先
生端午已在筠州計程必作宮師忌日之後即
爲高安之行矣途中又有題李公擇山房及過
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有古詩一首按跋李志
中文云元豐七年某舟行赴汝乃自富川陸走
高安別家弟子由以冷齋夜話考之子由在筠
州雲庵居洞山聰禪師亦蜀人居壽聖寺一夕
三人同夢迎五祖戒和尚拊手大笑曰世間果
有同夢者異哉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且

夕相見三人同出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各
追繹所夢坡曰某年七八歲時嘗夢其身是僧
往來陝右雲庵驚曰我陝右人也暮年棄五祖
來游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坡時年
四十有九矣又以先生古詩考之有自興國往
筠宿石田驛詩及將至筠州先寄遲遠三猶
子詩端午遊真如寺及別子由三首在筠州爲
留十日又有初別子由至奉新作皆先生筠州
之作也七月過金陵有與葉故遠唱和詩途中
又有送沈遠赴廣南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四

十九年窮不死又云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
行輕萬里逼歲到泗州十二月十八日浴雍熙
塔下作如夢令兩闋又作滿庭芳與劉元達序
云余年十七與仲達往來於眉山四十九相逢
於泗上晦日同游南山話舊感歎又有跋李志
中文天石硯銘又作水龍吟及有謝黃師是除
夜送酥酒詩先生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其畧云
今雖已至泗州而費用罄竭見一面前去南京
聽候 朝旨又考驟馱驛試筆云正月四日離
泗州則是除夜在泗州明矣

八年乙丑

先生年五十按大全集雜說騾馱驛試筆云今日離泗州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乃正月四日書及到南京有放歸陽羨之命遂居常州五月內復朝奉即知登州再過密州有贈太守霍翔詩云十年不赴竹馬約蓋先生丁巳歲去密至是以成數爲十年矣過海州嘆高麗館壯麗作一絕到郡五日以禮部郎官召到省半月除起居舍人在登州有海市詩又有別登州舉人詩有休憊五日忽忽守之句又有贈杜介詩又題

楞伽跋多寶院文又有題登州蓬萊閣及跋起居錢公文後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丙寅

先生年五十一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改賜銀緋尋除中書舍人按志林云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復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是年有法靈寺鍾銘又作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及作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又有內中告遷神御於新添脩殿奉安祝文及奉告天地社稷宗廟宮觀寺院祈雪祝文五嶽四瀆祈雪祝文及任中

書舍人日舉江寧府司理周種充學官及除內翰又有舉魯直自代狀

二年丁卯

先生年五十二爲翰林學士復除侍讀有書石舍人北使序後及有與喬全寄賀君詩其序云元祐二年全來京師十數日子留之不可又有二月八日朝退起居院感申公故事作一絕又有書子由日本扇後及作祭王宜甫文又作興國寺六祖畫贊至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院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器資亦館

於是余往見之按先生嘉祐丁酉舉進士至元祐丁卯恰三十年矣是年又作西京應天院脩神御畢告遷諸神祝文及奉安 神宗皇帝神御祝文及景靈宮宣光殿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祝文五嶽四瀆祈雨祝文天地宗廟社稷祈雨祝文景靈宮天興殿開淘井眼祭告里域真官祝文

三年戊辰

先生年五十三任翰林學士有和子由元日省宿致齋有白髮蒼顏五十三之句是年省試先

生知貢舉開院日有與李方叔詩序云僕與李
薦方叔相知久矣僕領貢舉事李不得第愧甚
作詩謝之又和錢穆父雪中見及有行避門生
時小飲之句又充館伴北使按先生與陳傳道
書云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乃知先生高文
大冊傳播夷夏又豈止及於雞林行賈而已哉
是年作呂大防范純仁左右相制端午帖子詞
元祐三年六月聽音赦文及作西路闕雨祈雨
祝文按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云元祐三年二
月二十一日與魯直蔡天啟會於伯時舍錄鬼

仙詩文有議論作詩付過又有論樂等說及與
王晉卿論雪堂義墨及爲文驥作字說又十二
月二十一日立延和殿中論盛度誥詞
四年巳巳

先生年五十四任翰林學士有東太一宮脩殿
告十神太一真君祝文三月內累章請郡除龍
圖閣學士知杭州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 宣
仁心善先生辯蔡持正之謗出郊遣內侍賜龍
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先生以七月三日到杭
州任謝表云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

臣相問以先生去杭州十六年故有是語爾到任有謁文宣王廟祝文云昔自太史通守是邦今由禁林出使浙右又有謁諸廟祝文先生之帥杭也贊林子中先生有和子中詩有江邊遺愛啼斑白之句是年過吳興又作定風波爲六客詞作范文正公文集序及跋邢惇夫賦書米元章又有已巳重九和蘇伯固點絳唇是歲子由使契丹先生有詩送之有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之句先生出牧餘杭子由代先生爲學士

五年庚午

先生年五十五在杭州任有論西湖狀及論高麗公案有謝元祐五年曆日表有與劉景文蘇伯固游七寶寺題竹上絕句又有庚午重九點絳唇十月二十六日與晦老全翁元之敦夫遊南屏寺記點茶試墨說十二月遊小靈隱聽林道人彈琴及有乞僧子珪師號狀除夜有和熙寧中題都廳詩序云熙寧中某通守此邦除夜題一詩于壁今二十年矣蓋熙寧辛亥至元祐庚午恰二十年是年又有書朱象先畫後及問

淵明說

六年辛未

先生年五十六在杭州任被召按先生作別天竺觀音三絕序云以五月九日被旨赴闕又按先生作參寥泉銘云予以寒食去郡又上元作會有獻剪綵花者作浣溪沙寄袁公濟先生之去杭也林子中復來替先生是以先生與子中啟有適相先後之說過潤州作臨江仙則張秉道既到京師除翰林承旨復侍邇英按子由所作穎濱遺老傳云先生召還本除吏部尚書

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元不遑奏乞寢臣新命與兄同備從官不報六月作上清儲祥宮碑其畧云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

某上清儲祥宮成當書之石臣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按趙德麟侯鯖錄云先生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乃益舊擬作衣帶馬表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帶有餘歛退之心非敢後也馬不進數月以弟嫌請郡復以舊職知穎州按先生懷舊別子由詩云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于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予年五十

六矣到任有謁文宣王及諸廟文有祭歐陽文忠文及有到穎未幾公帑已竭齋厨索然戲作數句按趙德麟侯鯖錄云元祐六年冬汝陰久雪人饑一日天未明東坡先生簡召議事曰某一夕不寐念穎人之饑欲出百餘千造炊餅救之老妻謂某曰子昨過陳見傳欽之言僉判在陳賑濟有功不問其賑濟之法某遂相招令時面議曰已備之矣今細民之困不過食與火耳義倉之積穀數千石便可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數萬秤酒務有柴數十萬秤依元價賣之

可濟中民先生曰吾事濟矣遂草放積欠賑濟奏陳履常有詩先生次韻有可憐擾擾雪中人之句爲是故也由此觀之先生善政救民之饑真得循吏之體矣又有聚星堂雪詩祭辯才文跋張乖崖文後及志林載夢中論左傳說及論子厚瓶賦又有十二月二日與歐陽叔弼季默夜坐記道人問真說是年穎州災傷先生奏乞罷黃河夫萬人開本州溝瀆從之

七年壬申

先生年五十七在穎州任按趙德麟侯鯖錄云

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
月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
秋月令人慘懷春月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
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詩
耶此真詩家語耳遂召與二歐飲先生用是語
作減字木蘭花有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之句已而改知揚州先生之在穎也與趙德麟
同治西湖未幾有維揚之命三月十六日湖成
德麟有詩見懷先生次韻又再和之及作雙石
詞示僚友按冷齋夜話云東坡鎮維揚幕下皆

奇豪一日右塔長老求解院歸西湖坡將僚佐
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有爲東坡而少
留之句已而以兵部尚書召有召還至都門先
寄子由詩有一味豐年說淮頰之句復燕侍讀
是年南郊先生爲鹵簿使尋遷禮部尚書遷端
明侍讀學士有讀朱暉傳題文潛語後及作醉
翁操任兵部尚書日有薦趙德麟狀
八年癸酉

先生年五十八任端明侍讀二學士是年先生
繼室同安郡君王氏卒於京師按先生作西方

阿彌陀贊序云蘇某之妻王氏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謹按先生初娶通義郡君王氏乃同安之堂姊也先生祭王君錫丈人云其始婚姻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天閼莫遂惟公幼女嗣執壘籬由是推之通義爲同安之堂姊明矣但未能究先生再娶之歲月耳又有八月二十七日建隆章淨館成一絕有坐待宮人畫詔回之句復以二學士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東府雨中作示子由云去年秋雨時我在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蓋定州之除必在九月

內矣到定州任有祭韓魏公文書定州學士硯蓋作中山松醪賦是年又作杜輿子師字說及論子方蟲有夢南軒語

紹聖元年甲戌

先生年五十九知定州就任落兩職追一官知英州有辭宣聖文行至滑州有乞舟行赴英州狀去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赴任未到任間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過度州有記真君籤說云八月二十一日過度州與王巖翁同謁祥

符宮又有鬱孤臺游字韻詩與霍守李倅更和
數首又有初入贛州作又有題天竺樂天石刻
余年幼時先君自虔州歸言天竺有樂天詩今
四十七年矣蓋先生年十二老蘇歸自江南至
是恰四十七年矣是年以十月三日到惠州寓
居嘉祐寺有初到惠州詩當月十二日與幼子
過同遊白水佛迹浴於湯池有古詩又按長短
句浣溪沙序云紹聖元年十月十三日與程鄉
令侯晉叔歸善簿覃汲游大雲寺野飲松下設
松黃湯作此闕余家近釀酒名曰萬家春時有

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來訪先生
留七十日而去至十一月有戲贈朝雲詩朝雲
先生侍妾也又錄三十九歲濶州道上過除夜
兩絕付過及有跋朱表臣藏文忠公帖又有與
吳秀才書吳乃子野之子其書云過廣州買得
沉檀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深念五十九歲
之非矣是年九月過廣州訪道士何德順又有
記仙帖又作雪浪石盆銘又就嘉祐寺所居立
思無邪齋有贊乃紹聖元年十月二十日所作
也

二年乙亥

先生年六十在惠州有惠州上元夜詩詩云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以歲月考之去年甲戌上元先生知定州今年歲乙亥寓嘉祐僧舍故有雲房寄山僧之句是年遷居于合江亭以先生別王子直語觀之紹聖三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於嘉祐寺明年遷于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徹之觀志幽谷窈窕之趣乃知乙亥歲遷居合江樓明矣仍有松江亭上賦梅花詩二首及有先生行年六十化

之句三月四日同太守詹範器之柯常林梓玉原賴仙芝同遊白水山又有與陳季常書云到惠州將半年矣先生以去年十月三日到惠州三月恰半年矣又有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記外祖程公逸事又有朝事記讀管幼安傳書魯直跋遠東圖北齋校書圖後又有爲幼子過書金光明經後與僧惠誠遊吳中代書及祭妹德化縣墓文有葬枯骨銘時詹守議葬暴骨先生詩有江干白骨已銜恩之句

三年丙子

先生年六十一在惠州有和陶淵明移居詩云
余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去合江樓迨今
一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父老云古白鶴觀也
意欣然居之營白鶴新居始於是矣詩中乃有
葺思無邪齋之句先生甲戌寓居嘉祐寺已有
思無邪齋贊矣乙亥遷合江樓先有書程公逸
事于星華館思無邪齋今丙子欲營新居又曰
葺思無邪齋雖三年之間遷居不常意其思無
邪齋之名亦隨寓而安矣當年惠州脩東西新

橋先生助以犀帶而子由亦以史夫人頃入內
所賜金錢數千爲助及橋成日先生有詩落之
乃有嘆我捐腰犀及有探囊願故侯寶錢出金
閨之句又有曇秀道人來訪先生而先生題其
詩卷云予在廣陵曇秀作詩予和之後五年曇
秀來惠州見予且先生以壬申知揚州至是恰
五年矣時吳遠遊陸道士客于先生歲暮以無
酒爲嘆先生和淵明和張常侍詩云我年六十
一顏景薄西山是年又有丙子重九詩二首及
書東臯子傳後祭寶月大師文七月朝雲翠先

生有詩悼之及作墓誌又於惠州栖禪寺大聖塔葬處作亭覆之名之六如亭又除夜前兩日與吳遠遊有記食芋說按先生和淵明時運詩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計其營新居之棟宇必在丙子秋冬之交有白鶴峯上梁文四年丁丑

先生年六十二在惠州正月六日有題劉景文詩後按先生和淵明時運詩云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又按先生與張天和長官書云賤累閏月初可到又云承問賤累正月未已

到贛上矣閏月上旬到此也又按先生丙子年與毛澤民書云長子授韶州仁化令中冬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以此考之先生長子自冬挈家至閏二月方到惠州按和時運詩序長子邁與予別三年矣般挈諸孫萬里遠來不能無欣然先生長子挈家必于丁丑閏二月上旬到惠州明矣所謂二月十四日新居成閏二月也三月先生作三馬圖及作陸道士墓誌五月先生謫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

按志林云余在惠州忽被命謫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來弔余曰此故前定吾妻沈事僧伽甚誠一夕夢和尚來辭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遂寄家于惠州獨與幼子過渡海按子由作先生追和淵明詩序云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過海又至梧州寄子由詩序云吾謫雷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至五月間果遇子由於藤州有藤州城下夜起望月寄邵道

士詩自藤出陸六月與子由相別按先生和淵明移居詩序云丁丑歲余謫海南子由亦謫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有雷州詩八首有行瓊州儋耳肩輿坐睡中得句而遇清風急雨故作是詩有古詩一首以七月十三日到儋州有儋州謝表按先生夜夢詩序云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餘日矣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紹聖四年先生安置昌化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甃以助之爲屋三間

又按先生與程文父推官書云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茆又按先生與程儒書云近與兒子結茆數椽居之勞費不貲矣賴十數學者助作躬泥水之役又云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以意測之先生居在軍城南隣於天慶觀以先生天慶觀乳泉賦考之吾索居僦耳卜築城南隣於司命之宮先生又有枕榔庵銘云東坡居士謫居僦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枕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是歲又過海得子由書律詩一首

元符元年戊寅

先生年六十二在儋州有過子上元夜赴郡會守舍作違字韻詩及有讀晉書隱逸傳嶺南氣候說錄温嶠問郭文語又於九月四日遊天慶觀有信道法智說是年吳子野來訪先生而先生以詩贈之其序云去歲與子野遊逍遙堂因往山西叩羅浮道院宿于西堂今歲索居僦耳子野復來相見作詩贈之又有記筮卦云戊寅十月五日以爻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得渙六三又有記諸說云海南以諸為糧

幾米之十六今歲諸菜不熟以客船方至市有
米也乃戊寅十月二十一日書又有戊寅十一
月一日記海漆說

二年巳卯

先生年六十四在儋州有巳卯正月十三日錄
盧仝杜子美詩遺邁是時久旱無雨陰翳未快
至上元夜老書生數人相過曰良月佳夜先生
能一出乎先生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
巷民夷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巳三鼓矣歸錄其
事爲巳卯夜書又有二月望日書蒼耳說又有

儋州詩二首有萬戶不禁酒三年夷識翁之句
先生丁丑來儋至是將三年矣是歲閏九月有
瓊州進士姜君弼唐佐自瓊州來儋耳從先生
學又有作墨說及題程全父詩卷後及有辟穀
說又有與姜唐作簡云巳取天慶觀乳泉潑建
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又有十月十五日
與姜君簡

三年庚辰

先生年六十五歲在儋州人日聞黃河復作詩
二首至上元又和戊寅違字韻詩題後云戊寅

上元余在儋耳過子夜出守舍作違字韻詩今
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鶴峯下過子
并婦從余來此又有五穀耗地說記唐材老人
言及黃養中說姜君弼去年閏九月自瓊州來
從先生學三月還瓊州有跋姜君弼課策及有
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說以贈姜君之行按子
由灤城集有贈姜君詩序云子瞻嘗贈姜君弼
兩句詩云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爲破天荒
它日登科當爲子足之必是行以遺之也五月
大赦量移廉州安置且先生之在儋也食芋飲

水著書以爲樂作書傳以推明上古之絕學之
且謙冲下士情及踈賤日與諸黎遊無間也嘗
與軍使張中同訪黎子雲欲醵錢作屋名之曰
載酒堂矣又嘗上巳日尋諸生皆出獨與老符
秀才飲矣又嘗用過韻與諸生冬至飲酒有愁
顏解符老壽耳鬪吳公之句矣注云符吳皆坐
客必老符秀才與吳子野也又嘗以詩紀春夢
婆矣按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老人在昌化嘗
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所歌者皆哨遍也饁婦年
七十二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

呼此媪爲春夢婆坡一日被酒獨行遍至子雲
諸黎之舍作詩云符老風流可柰何朱顏減盡
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隣女換扇惟逢春夢婆是
日復見老符秀才言此春夢婆之實也凡此數
事皆先生海外之逸事也雖三年居儋耳未知
在甚年中今附于庚辰之歲庶以備觀閱云耳
又有儋州與姜君弼書某已得合浦文字又有
與少游書自儋之瓊作凌靈王廟碑云元符三
年有詔徙廉州向西而辭六月過瓊州作惠通
泉記遂渡海有過海詩又有烏喙詩序云余來

儋耳得犬曰烏喙予遷合浦過澄邁泅而濟戲
作是詩渡海到廉州謝表有許承恩而內徙之
句在廉州有廉州龍眼質味殊絕可敵荔枝詩
又有題少游學書乃云庚辰八月二十四日書
于合浦清樂軒及記蘇佛兒語別廉守張左藏
詩此皆在廉州所作之詩也又有瓶笙詩序云
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劉幾仲餞別東坡中觴聞
笙簫聲又有與鄭靖老書云到廉廉守云公已
行矣志林未成草得書傳十三卷某留此過中
秋或至月末乃行作木柂下水歷容藤至榕與

邁約般家至梧相會迨亦至惠矣是歲又有移
永州之命按先生謝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表云
先自昌化貶所移蕪州又自蕪州移舒州節度
副使永州居住行至英州復朝奉郎提舉成都
府玉局觀任便居住經由廣州有將至廣州用
過字韻寄迨邁二子詩時朱行中舍人知廣州
先生有簡與朱行中云欲服帽請見先令咨稟
廣州少留而行考先生題廣慶寺云東坡居士
渡海北還吳子野何崇道穎堂通三長老黃明
達李公弼林子中自番禺追餞至清遠峽同遊

廣陵寺乃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自此舟行
清遠見顧秀才談惠州之美遂作詩過英州拜
玉局之除有何公橋詩過韶州有次韻狄守李
倅詩及作九成臺銘是年過嶺作詩二首寄子
由有七年來往我何堪之語蓋先生甲戌謫惠
州已而過海至是爲七年矣次年正月五日過
南安軍計先生渡嶺必是歲除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先生年六十六度嶺北歸作南華長老題名記
按題中載石鍾山記云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五

自自南陵還過南安軍舊法掾吳君示舊所作
石鍾山銘爲題其末乃知先生首正過南安必
矣又有過嶺至南安作一首正月到虔州有與
錢濟明書云某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又
和舊所作鬱孤臺詩有虔州士人孫志舉從先
生游先生有和遲韻贈志舉先輩云我從海外
歸喜及崆峒春又有和志舉見贈云酒掃古玉
局香火通帝闈又用前韻謝崔次之見過云自
我遷嶺外七見槐火春及發虔州過吉州永和
鎮清都觀有謝道士自言丙子生求詩爲賦一

首及爲作贊并寫清都臺三字中途又爲南安
軍作學記寫海外所作天慶觀乳泉賦四月舟
行至豫章彭蠡之間遇成國程夫人忌日迺寫
圓通偈云行當施廬山有道者又有與胡仁脩
書云旦夕到儀真暫令邁一至常五月行至真
州瘴毒大作病暴下中止於常州按先生寄朱
行中詩有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之句先生
注云前一日夢中作此詩寄行中覺而記之自
不曉接近日曾端伯百家詩選至朱行中事迹
云東坡夢中寄朱行中一篇南遷絕筆也嗟乎

先生之文如萬斛泉源而乃止於夢中寄行申
之作此正絕筆獲麟之義惜哉六月上表請老
以本官致仕七月丁亥卒於常州實七月二十
八日也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先生七月被病卒
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與弔
於家計聞於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
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先生文章
爲百世之師而忠義尤爲天下大閑加之好賢
樂善常若不及是宜計聞之日士民皆古人之
萎朝野嗟一鑑之逝皆出於自然

可以

強而致也以次年閏六月葬於汝州郟城縣釣
臺鄉上瑞里

蘇長公外紀一卷下

明瑯琊王世貞編次

豫章璩之堞校定

遺事

東坡守膠西時熙寧乙卯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貧元豐已未於吳興被逮赴獄黃州安置寓居定惠寺遷臨臯亭就亭立南堂辛酉在黃二年以困匱故人馬正卿爲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者也明年始就東坡築雪堂以居紹聖甲戌寧遠軍之謫惠州安置寓居嘉祐寺就

寺立思無邪齋明年遷于合江之行館又明年
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營白鶴新居丁丑新居成
未幾謫瓊州于昌化軍安置初僦官屋爲有司
迫逐乃買地城南結茆數椽鄰天慶觀極湫隘
嘗偃息枕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在僖四
年食芋飲水其窮甚矣元符庚辰得赦北歸明
年爲建中靖國辛巳七月丁亥卒于毘陵坡公
涉世多難如此徐杭汝潁牧守之樂中書翰林
侍從之榮定州方面之貴所得幾何而四十五
年間南北奔走風波瘴癘之鄉饑餓勞苦曾不

得一塵環堵爲終老地是故余讀王宗稷所爲
先生年譜深感于心因嘆曰天生斯才而固厄
之如是耶旣而曰孔孟至聖大賢而不能一日
安其身也其如坡公何哉余因述方氏所記并
春渚紀聞以補年譜之遺云

燕石齋補餘冬序錄

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秘閣
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
義粲然時以爲難比荅制策復入三等除大理
評事簽書鳳翔判官

行狀

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廡再徙永已乃復朝

奉即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
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勲上輕車都
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將居許病暑
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
官致仕遂以不起

行狀

米華居士錢濟明文嘗跋施純叟藏先生帖後
云建中靖國元年先生以玉局還自嶺海四月
自當塗寄十一詩且約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
既往迓之遂決議爲毘陵之居六月自儀真避
疾渡江再見於奔牛埭先生獨卧榻上徐起謂

某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也惟吾子由自
再貶及歸不復見而決此痛難堪餘無言者

久之復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
盡以付子願勿以示人三十年後會有知者因
取藏篋欲開而失鑰匙某曰某獲待言方自此
始何遽及是也即遷寓孫氏館日往造見見必
移時慨然追論往事間出嶺海詩文相示時發
一笑覺眉宇間秀爽之氣照映坐人七月十三
日疾少間曰今日有意喜近筆硯試爲濟明戲
書數紙遂書惠州江月五詩明日又得跋桂酒

頌自爾疾稍增至十五日而終 春清紀聞

丁丑歲余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十一日

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時

余病痔呻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漏淵明詩勸

余止酒乃和元韻因以贈別庶幾真正矣 燕石齋補

山谷老人贊東坡先生像曰子瞻堂出于峨眉

司馬班揚金馬石渠閣士如墻上前論事釋之

馮唐言路以為階而投諸雲夢之黃東坡之酒

赤壁之遊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

玉堂子瞻之德未變于初而名之曰元祐之黨

坡之珠厓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也不自知其東

坡赤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也不自意其紫微玉

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也不自知其珠厓儋耳也

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丘

一壑則無如此道人何 燕石齋補

蘇東坡集卷之六十一 蘇東坡集卷之六十一

蘇長公外紀卷二
蘇長公外紀卷二
蘇長公外紀卷二
蘇長公外紀卷二
蘇長公外紀卷二
蘇長公外紀卷二
蘇長公外紀卷二
蘇長公外紀卷二
蘇長公外紀卷二
蘇長公外紀卷二

蘇長公外紀二卷上

明瑯琊王世貞編次

豫章璩之璞校定

恩遇

孝宗文集贊叙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

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剛而無餒故能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不然則雕虫篆刻童子之事耳烏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謚文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幹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山川風雨草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溢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萬幾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軾所著讀之終日疊

疊忘倦常寘左右以爲矜式信可謂一代文章之宗也歟乃作贊曰

維古文章言必已出綴詞緝句文之蝨賦手抉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讜論不顧身害凜凜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於漁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晰無疑優游有余跨唐越漢自我師模賈馬豪奇韓柳雄健前哲典刑未足多羨敬想高風恨不同時掩卷三歎播以聲詩

乾道九年閏正月望 選德殿書賜蘇嶠

誥詞

朕承絕學於百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興起於斯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覲尚簡策之可求揭爲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謚文忠蘇軾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况於孟軻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嘗膺特起之詔至熙寧分更乃陳長治

之策歎異人之間出驚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幹造化不可奪者堯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元祐之字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又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闇而章是以論世儻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同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

元豐初官制將行裕陵以圖子示宰執於御史中丞執政位牌上貼司馬溫公姓名又於中書

舍人翰林學士位牌上貼東坡姓名其餘與新政不合者亦各有攸處仍宣諭曰此諸人雖前此立朝議論不同然各行其所學皆是忠於朝廷也安可盡廢王禹玉曰領德音蔡持正既下殿謂同列曰此專鳥可須作死馬醫始得其後上每問及但云臣等方商量進擬未幾宮車宴駕而裕陵之美意卒不能行新州之貶無人正名其罪紹聖間黨論一興至崇觀而大熾其貽禍不獨縉紳而已士大夫有知之者莫不歎恨也

曲有音聞

東坡云頃試制舉中程後 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 英宗曰知制誥即未可且與脩起居注可乎魏公日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帖職與之他日擢用亦未為晚乃授直史館歐陽文忠時為參政慮報政官中有不喜魏公

者喋喋於東坡坡曰公所以遲其之意乃古之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歟

百川學海

栢堂宋僧志詮作陳文帝天嘉二年有植兩檜于孤山寺中至宋時猶存其一號陳朝檜增詮作堂其側曰栢堂與竹閣連屬蘇子瞻作詩紀之云道人手種幾生前鶴骨龍姿尚宛然雙榦一先神物化九朝三見太平年忽驚華厦依巖出乞與嘉名到處傳此栢未枯君記取灰心聊伴小乘禪後孝宗嘗書此詩勒石

先生臨錢塘郡日先君以武學博士出爲徐州

學官待次姑蘇公遣舟邀取至郡留款數日約同劉景文泛舟西湖酒酣顧視湖山意頗懽適且語及先君被遇裕陵之初而嘆今日之除似是左遷久之復謂景文曰如某今日餘生亦皆裕陵之賜也景文請其說云某初達繫御史獄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旣畢某方就寢忽見二人排闥而入投篋于地卽枕卧之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學士賀喜者某徐轉反問之卽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出蓋初奏上舒寬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

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其起居狀適其
晝寢鼻息如雷即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
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即有黃州之命則裕
陵之恕念臣子之心何以補報萬一後先君嘗
以前事語張嘉父嘉父云公自黃移汝州謝表
既上裕陵覽之顧謂侍臣曰蘇軾真竒才時有
憾公者復前言奏曰觀軾表中猶有怨望之語
裕陵愕然曰何謂也對曰兄弟並列於賢科與
驚魂未定夢游繚綫之中之語蓋言軾轍皆前
怨直言極諫之語今乃以詩詞被譴誠非其罪

也裕陵徐謂之曰朕已灼知蘇軾秉心實無他
腸也於是語塞云

公在黃州都下忽盛傳公病歿裕陵以問蒲宗
孟宗孟奏曰日來外聞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
實裕陵將進食因嘆息再三曰才難遂輟飯而
起意甚不憚後公於哲廟朝表薦先子博士備
論云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蓋嘗當食不
御有才難之歎其說蓋出於此

東坡既就建御史府一日慈聖曹太皇語上曰
官家何事數日不憚對曰更張數事未就緒有

蘇軾者輒加謗訕至形於文字太皇曰得非軾
轍乎上驚曰娘娘何以聞之曰吾嘗記仁宗皇
帝策試制舉人罷歸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
士謂蘇軾轍也然吾老矣慮不能用將以遺後
人不亦可乎因泣問二人安在上對以軾方繫
獄則又泣下上亦感動始有貸軾意

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
年爲何官曰臣爲黃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
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
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手

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
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
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
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
前金蓮燭送歸院

東坡先生學問文章忠言直節不特士大夫所
欽仰而累朝聖主恩遇皆厚仁宗朝登進士科
復應制科擢居異等英宗朝鳳翔簽判履任欲
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召試秘
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耶宰

相猶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
議變更科舉法上得其議善之遂欲進用以與
王安石論新法不合補外王黨李定之徒媒孽
寢潤不止遂坐詩有譏諷赴獄欲置之死賴上
獨庇之得出止責置齊安方其坐獄時相有譖
於上曰軾有不臣之意上改容曰軾雖有罪不
應至此時相舉軾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
間惟有螫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已
而求地下螫龍非不臣而何上曰詩人之詞安
可以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上一

日與近臣論人材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
唐李太白文才頗同上曰不然自有軾之才無
軾之學上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阻之上一日
特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
難不忍終棄因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召
爲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以
後熙豐諸臣當因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蔡
京蔡卞等用事以黨籍禁其文詞并墨跡而毀
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跡世人莫知其由
或傳徽宗皇帝寶籙宮醮筵嘗親臨之一日啟

醮道士至醮壇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
荅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
上其章故也上嘆訝之問曰奎宿何神所奏何
事對曰所奏不可得知然此宿者乃本朝之臣
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翫其文辭墨
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光堯太上皇帝朝盡
復軾官職擢其孫符自小官至尚書今上皇帝
尤愛其文梁丞叔子乾道初任掖垣兼講席一
日內中宿直召對上因論文問曰近有唐庚等
注軾詩其詳卿見之否梁奏曰臣未之見上曰

朕有之命內侍取以示之至乾道末上遂爲軾
御製文集叙贊命有司與集同刊之因贈太師
謚文忠又賜其曾孫嶠出身擢爲臺諫侍從嗚
呼楊雄之文當時人忽之且欲覆醬詭楊雄亦
自謂後世復有楊子雲當知我今東坡詩文題
蒙當代累朝神聖之知至此使忌能之臣諸言
不入且道流之語未必可信解釋之事出於一
時之意兩宮以軾之忠賢而聽信之身後寵異
常數此誠堯舜之君樂取諸人以爲善而軾遂
被此光榮不甚偉哉

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知蘇軾之文當却人忽之且必覺其奇於蘇軾亦
蓋文忠又觀其曾孫亦出其辭為臺藉詩錄
蘇軾文集蘇軾命有同與集同以之相與之而
知育之命內封知以示之其意未上後為煉

蘇長公外紀二卷中

明瑯琊王世貞編次

豫章璩之璞校定

賞譽

東坡云頃同黃門公初赴制舉之召到都下是
時同召試者甚多一日相國韓公與客言曰二
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此語既傳
於是不試而去之者十蓋八九矣

東坡云國朝試科初在八月中旬頃與黃門公
既將試黃門公忽感寒卧疾自料不能及矣相

國韓魏公知之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候上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蓋始於此此者相國呂微仲語及科何故延及秋末之說東坡爲呂相言之相國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慕爾

李薦師友談記

歌者袁絢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政間供奉九重嘗爲吾言東坡公昔與客游金山適中秋夕

天宇四垂一碧無際加江流瀕湧俄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山頂之妙高臺命絢歌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坡爲起舞而顧問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謂文章人物誠千載一時後世安所得乎

鐵圍山叢談

東坡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豈可與俗論余作詩曰東坡醉墨浩琳琅千首空餘萬丈光雪裏芭蕉失寒暑眼中騏驎畧玄黃

冷齋夜話

山谷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云此老未死

直方詩話

范蜀公鎮蜀時每對客尊嚴靜重言有條理客亦不敢慢易惟蘇子瞻則掀髯鼓掌旁若無人然蜀公甚敬之

百川學海

後村云坡詩畧如昌黎有汗漫者有典嚴者有麗緜者有簡淡者翕張開闔千變萬態蓋自以其力量爲之然非本色它人無許大力量氣魄恐不可學

詩林廣記

陳后山次韻黃樓詩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少公傳長句班馬安得擬張文潛贈李德載詩云長公波瀾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皆謂

二蘇也

東坡善議論有氣節

若海

東坡解經莫教說着處直是好蓋是他筆力過人發明得分外精神

或言東坡雖說佛家語亦說得好先生曰它甚次第見識甚次第才智見得那一道明亦曾下工夫是以說得那一邊透今世說佛也不曾做得它工夫說道也不曾做得此邊工夫只是虛飄飄地沙魘過世眼

朱子語類

錢塘強幼安爲余言頃歲調官都下始識博士

唐庚因論坡詩之妙子美以來一人而已其叙事簡當而不害其爲工如嶺外詩叙虎飲水潭上有蛟尾而食之以十字說盡云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只著渴字便見飲水意且屬對親切它人不能到也

竹坡詩話

冷齋夜話載王荆公居鍾山一日於客處得東坡寶相藏記展誦於風簷之下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貧不若日勝日負東坡聞之拊掌大笑以爲知言

又潘子真詩話載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寘坐隅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公曰斯文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文可擬坐客或比以司馬相如楊雄之流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論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準易未見其叙事與瞻若此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如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茗溪漁隱以謂熙寧間介甫當國力行新法子瞻譏誚其非形于文章者多矣介甫能不芥蒂於胸次想亦未必深喜其文章今二者所筆恐非其實僕

謂二公皆一時偉人其所不相能者特立朝議
論間耳然其文章妙處各自心服何嘗以平日
議論不相能之故併以其所長者忌之苟如是
何以爲二公漁隱以市井常態測二公過矣此
如顏師古謂蕭望之忌韓延壽之能出已之上
之說一同

東坡在惠州有梅詞西江月末云高情已逐曉
雲空不與梨花同夢蓋悼朝雲而作茗溪漁隱
曰王直方詩話載晁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此
詞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爲古今人不曾道到

是王建詩

此須罰教去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
禍且謂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乎
僕謂晁以道此言非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也蓋
以坡公道人所不能到之妙奪天地造化之巧
故有謫罰之語直方所載當有所自而漁隱至
以無識譏之是不思之過也高齋詩話載王昌
齡梅詩云落落莫莫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
坡蓋用此事也夢雲又有榴花一事柳子厚海
石榴詩曰月寒空堦曙幽夢綵雲生
隨筆摘東坡詩文與出處戾者數十事坡仙大

才製作多出一時縱手信筆未嘗效人本子尋
行數墨古人事實固宜有誤用處後生豈可爲
法 燕石齋補

漁隱云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爭名互相
譏誚東坡謂魯直詩文如蝻蟬江珧柱格韻高
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
谷亦曰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
此指東坡而言也殊不知蘇黃二公同時實相
引重黃推蘇尤謹而蘇亦獎成之甚力黃云東
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

郊廬全詩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
不敢復論鄙事其互相推許如此豈爭名者哉
詩文比之蝻蟬江珧柱豈不謂佳至言發風動
氣不可多食者謂其言有味或不免譏評時病
使人動不平之氣乃所以深美之非譏之也文
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此語蓋指魯子固
亦當時公論如此豈坡公邪以坡公詩句不逮
古人則是陳壽謂孔明兵謀將畧非其所長者
也此郭次象云

東坡文章妙一世然在掖垣作呂吉甫謫辭繼

而呂復用遂納告毀抹在翰苑作上清儲祥碑
繼而蔡元長復作遂遭磨毀非特此也蘇叔黨
云昔公爲藏經記云傳於世或以爲非在惠州
作梅花詩至右以爲笑此皆士大夫以文鳴者
其說使人必信乃謬妄如此信知識古戰場文
者鮮矣子由嘗跋東坡遺稿云展卷得遺草流
涕濕冠纓斯文久衰弊濁涇自爲清科斗藏壁
間見者空歎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四言自常孟司馬遷相如班固東晉陶潛韓愈
柳宗元梅堯臣歐陽脩王安石蘇軾工拙畧見

嘗恠五言而上世人徃徃極其才之所至而四
言雖文辭巨伯輒不能工水心有是言矣後村
劉潛夫亦以四言尤難三百五篇在前之故韋
氏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度而
使經聖筆亦不能刪余思四言如律以三百五
篇則韋氏爲工世殊體異後之銘詩莫非四言
也安石以上諸公未暇深論如蘇公所撰范蜀
公誌銘云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
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
余每展卷輒爲擊節坡公四言於古近體中句

語無適而不高妙也

鐵圍山叢話

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輩爭衡耳惟東坡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髣髴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

鐵圍山叢話

章案質夫作水龍吟詠楊花其命意用事清麗可喜東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韻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織繡工夫晁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施淨洗却面與天下婦人鬪好質夫豈可比耶

曲洧舊聞

東坡之歿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惟李薦

方叔文尤傳如道大不容升高爲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此數句人無賢愚皆能誦之

曲洧舊聞

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卧江湖灤城集云此子由奉使契丹時寄子瞻詩也澠水燕談錄云張芸叟奉使遼宿幽州館中有題蘇子瞻老人行於壁間者諸家書肆亦刻子瞻數十篇謂之大蘇集子瞻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之如此芸叟題

其後曰誰傳佳句到幽都逢着胡兒問大蘇此
二句與子由之詩全相類疑好事者改之也附
公次子由韻羶毳年來亦甚都時時鳩香問三
蘇那知老病渾無用欲問君王乞鏡湖自注云
子由入京時北使已問所在後予爲館伴北使
屢誦三蘇文

詩林廣記

或曰陳蕃叟武不喜坡文戴翁望溪不喜南豐
文先生曰二家之文雖不同使二公相見魯公
須道坡公底好坡公須道魯公底是

朱子語錄

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誰實而有條理如張承

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靈壁張氏園亭記
最好亦是靠實

語錄

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
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
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
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
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
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
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伏
古今詩話云東坡作獨樂園詩只從頭四句已

都說盡便可以入圖畫矣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嘗謂余曰昨在從班李定資深鞫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輒啟問一日資深於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蘇軾奇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歎息不已

詩林廣記

韓子蒼云東坡作文如天花變見初無根葉不可揣測

老泉初携東坡穎濱謁張文定公時方習制科業將應詔文定公與語奇之館於齋舍翌日文定公忽出六題令人持與東坡穎濱云請學士擬試文定密於壁間窺之兩公得題各就坐致思穎濱於一題有疑指以示東坡坡不言但舉筆倒敲於几上云管子註穎濱疑而未決也又指其次東坡以筆勾去謂無出處穎濱即擬誤出以納文定閱其文益喜東坡勾去一題果無出處文定欲試之也次日見老泉云二令嗣皆天才長者明敏尤可愛然少者謹重恐成就或

過之所以二公皆受知文定而穎濱感之尤深
說郭

黃寔自言平生有二事元豐甲子爲淮東提舉
常于除夜泊汴口見蘇子瞻植杖立對岸若有
所俟歸舟中以揚州厨釀二尊雍酥一奩遺之
後十五年爲發運使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章
衣犢鼻自滌研於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
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送入趨其滌硯未畢我所
謂平生有此二事頗自慰云
說郭
東坡像贊云我游釣天帝之所都是老先生玉

色敷腴顧我而歎憫世垢濁笑謂侍仙界以靈
藥稽首竟歸萬里天風碧山巉然月墮江空

蘇長公外紀二卷下
蘇長公外紀二卷下
蘇長公外紀二卷下
蘇長公外紀二卷下
蘇長公外紀二卷下

蘇長公外紀二卷下

明瑯琊王世貞編次
豫章璩之璞校定

好士

黃山谷與子瞻書云頃自衛州試舉人歸于鄭
掾處得賜教不以汙下難于獎拔接引開納勤
勤懇懇俯偃而忘其臂之勞強駑馬于千里不
敢自絕勉奉鞭勒至于不勝任而後已耳和詩
詞氣高妙無以為諭往聞執事豈第之聲今食
其實獨恨未有親近之幸耳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
坡華語題壁于一山中寺東坡果不能辨大驚
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嘆曰
向書壁者豈此即也

宋時西湖多詩僧熙寧間有清順字怡然可久
字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順尤約介不妄
交人無大故不入城市士夫有以米粟饋者受
不過數斗蓋貯几上日取二三合啖之蔬笋之
供恒缺乏也東坡一日游西湖僧舍壁間見小
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

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以清順對即日求得之
聲名頃起

西湖游覽志餘

李頎字粹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當得官棄
去烏巾布裘爲道人遍歷湖湘間晚樂吳中山
水之勝遂隱於臨安大滌洞天往來苕溪之上
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素善丹青而間作小詩
東坡倅錢塘日粹老以幅絹作春山橫軸且書
一詩其後不通姓名付樵者令俟坡之出投之
坡展視詩畫蓋已竒之矣及問樵者誰遣汝也
曰我負薪出市始經公門有一道人與我百錢

令我至此實不知何人也坡益驚異之即散問
西湖名僧輩云是粹老久之偶會于湖山僧居
相得甚喜坡因和其詩云詩句對君難出手雲
泉勸我早抽身是也粹老盡出筆力之妙盡物
之變而秀潤簡遠非若近世士人畧得形似便
復輕訾前人自謂超神之妙出於法度之外者
然不能爲人特作世所有者絕少得其小屏幅
紙以爲寶玩也

東坡先生嘗與松陵朱象先叙文云能文而不
求舉善畫而不求售者其畫始規摹董北苑然

每自出新意筆力高簡潤澤而有生理出許道
寧李遠輩之上但其爲人旣經東坡先生題目
之不肯爲人輕作又不爲王公大人所屈世所
傳者亦不甚多

西湖游覽志餘

先生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
到匿稅人南劔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罨
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顯見僞妄公即
呼味道前訊問其罨中果何物也味道恐感而
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爲赴省之
贖以百千就置建陽小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

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
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唯內翰與
侍郎耳總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僞假先生
台銜械封而來不探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
難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吏令
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
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回
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中過當却惠顧也味
道悚謝再三次年果登高第還具牋啟謝殷勤
其語亦多警策公甚喜爲延欸數日而去何遠

陽孝本字行先居虔州城西一圃甚幽邃學博
行高東坡謫惠州過而愛之爲留月餘號曰王
岩居士仍作真贊居士平生不娶坡每來謁直
造其室嘗戲以元德秀呼之居士曰某乃陽城
之裔故坡詩曰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皆謂
無妻也居士後以經明行脩得官居太學年七
十乞致仕朝廷寵以奉議卽直秘閣俾領宮祠
以歸西湖游覽志餘

元祐中東坡帥杭余自江西來應舉引試有日
矣忽同保進士訟余戶貫不明賴公照牒得就

試因預薦送遂獲游公門 西湖游覽志餘

思聰為行童日東坡倅杭州令和參寮子昏字

詩聰立成有千點亂山橫紫翠一鈎新月掛黃

昏之句東坡大稱賞大觀政和間聰挾琴游梁

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為御前使臣方

其將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云試

誦北山移為我招琴聰詩至已無及矣

世南仕閩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東坡公一帖

云其頓首秋暑不審起居佳否某與兒子八月

二十九日離廉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

約留書歐陽晦夫處忽聞秦少游凶問留書不

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筆今行至白

州見容守之猶子陸齋郎云少游過容留多日

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般家二卒送歸衡州

至藤傷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啟手足於江亭

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人報范承務 范先去已至梧州

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卒申知陸守者止於如

此其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則的矣哀哉痛哉

何復可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

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

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
後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其不過旬日
到滕可以知其詳續奉報次尚熱惟萬萬自重
無聊中奉啟不謹其再拜元老長官足下九月
六日元老不審爲誰當考觀此足見坡公篤愛
交友留意人才爲可敬歎所謂奇俊之子名湛
字處度者也

東坡嘗語少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
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
心所默識而口不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

雄拔踈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游同
升而并黜有自雷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書詩
累幅近居蠻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可記之
勿忘吾言

與米元章云兩日來疾有增無減兒子於何處
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僕卧聽未半蹶然而
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
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盡如我輩曠曠耶公不
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說也若欲與公談則誠
不能當更後數日耶

高致虛云東坡言過溫泉壁下見詩云直待衆
生總無垢我方清冷混常流問人云何遵作因
題一絕云石龍有口口無垠自在沉泉誰吐吞
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温何遵緣此
知名後來京師每有賓客必出數篇讀者無不
絕倒

直方詩話

東坡帥定武諸館職餞於惠濟坡舉白浮歐陽
叔弼陳伯脩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飲
此酒酒醕當言所罰三君飲竟東坡曰三君爲
主司而失李方叔茲可罰也三君者無以爲言

慙謝而已張文潛舍人在坐輒舉白浮東坡先
生曰先生亦當飲此東坡曰何也文潛曰先生
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也舉坐大笑順

學海

蘇子瞻守杭時毛澤民者爲法曹公以衆人遇
之而澤民與妓瓊芳者善及秩滿辭去作分飛
詞以贈妓云淚濕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峯碧聚
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覩細雨殘雲無意
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
去子瞻一日宴客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

民對公語坐客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軾之罪也翌日折簡追回留連數日每預文酒之會澤民因此得名韻語陽秋云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故受其獎拂者往往皆喜勉樂於進脩而終爲令器近時公卿大夫則不爲然曹公以舉李廌陽翟人少以文字見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舉廌適就試意在必得廌以冠多士及攷章援程文大喜以爲廌無疑遂以爲魁旣折號悵然出院以詩送廌歸其曰平時謾識古戰場

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意廌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書責子瞻不薦已子瞻後稍薄之竟不第而死

劉季孫平之子能作七字家藏書數千卷善用事送孔宗翰知揚州詩有云詩書魯國真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多稱其精當爲杭州鈐轄子瞻作守深知之後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子瞻大喜在穎州和季孫詩所謂一篇向人寫肝肺四海知我霜鬢斑蓋記此也 石林詩話

東坡先生於人有尺寸之長瑣屑之文雖非其徒驟加獎借如曇秀吹將草本作天香妙總知有人家住翠微之句仲殊之曲惠聰之琴皆咨嗟嘆美如恐不及至於士大夫之善又可知也觀其措意蓋將攬天下之英才提撕誘掖教養成就之耳夫馬一驂驥坂則價十倍士一登龍門則聲烜赫足以高當時而名後世矣嗚呼惜公逝矣而吾不及見之也

珊瑚鉤詩話

蘇少公云吾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二人從之游氣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子

瞻愛之贈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為成此篇君游廣州學有名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陽以此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與終此詩者乃為足之云

密雲龍茶名極為甘馨宋廖正一字明畧晚登蘇門子瞻大奇之時黃秦晁張號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密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畧也山谷有商雲龍亦茶名也

丹鉛
總錄

東坡爲勤上人詩集序云歐陽公好士而士之負公者有之翟公之客負之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佛者惠勤長於詩從公游三十餘年公嘗稱之公薨於汝陰予後見勤語及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於公也審矣眉山入巢谷學古兵法遊西邊與河州將韓存

寶善存寶坐罪犯谷逃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蘇轍謫嶺海谷往訪轍又欲往海南訪軾至新州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曰谷於朋友之義無愧高恭惜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也

已上燕石齋補

鮮于子駿作九誦東坡大稱之云友屈宋於千載之上觀堯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自東漢以來鮮及許彥周詩話

東坡云董諸郎中安丘人能詩於寶元康定間其書尤工而人莫知僕以爲勝李西臺也詩話

子瞻嘗得西南夷人蠻布弓衣其文織梅聖俞
春雪詩在集中非絕唱以其名重天下即一篇
一詠傳布夷狄異域之人貴重如此子瞻以余
深知聖俞因以見遺余舊蓄一琴乃寶曆三年
雷會所作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金
石之韻遂以此布更爲琴囊因記其事六一居

蘇長公外紀五卷下 終

蘇長公外紀三卷上

明瑯琊王世貞編次

豫章璩之璩校定

志行

士之所尚忠義氣節不以摘詞摘句爲勝唐室
宦官用事呼吸之間生殺隨之李太白以天挺
之才自結明主意有所疾殺身不顧王舒公言
太白人品汗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至
先生作太白贊則云開元有道爲可留縻之不
可矧肯求又云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汗吾足乃

敢嗔二公立論正似見二公胸次也

先生自惠移僭耳秦七丈少游亦自郴陽移海
康渡海相遇二公共語恐下石者更啟後命少
游因出自作挽詞呈公公撫其背曰某常憂逝
未盡此理今復何言某亦嘗自爲誌墓文封付
從者不使過子知也遂相與嘯詠而別初少游
謁公彭門和詩有更約後期游汗漫蓋識於此
云

先生在海外至贛上寓居水南過郡城携一藥
囊遇有疾者必爲發藥并疏方示之每至寺觀

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預探
公行游之所多設佳紙尾書姓名氏堆積案間
拱立以俟公見即笑視畧無所問縱筆揮染隨
紙付人至日暮筆倦或案紙尚多即笑語之曰
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齋名及佛偈幸
見語也及歸人人厭滿忻躍而散

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
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
自今春已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
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吾當爲汝發

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
作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即以付之曰
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
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
而不得者懊恨不勝而去遂盡償所逋一郡稱
嗟至有泣下者

方秋厓雜錄

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
大夫猶畏而不敢與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
坡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
水爲樂邵爲坡買一宅爲緡五百坡傾囊僅能

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
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
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
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
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
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
日遷徙至是以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
泣也坡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即坡以五
百緡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曰嫗之故居乃吾
所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

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
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
居暫住焉是歲七月坡竟歿於借居

坡公元豐七年自黃量移汝海五月訪張文定
公於瑞七八月間留連金陵過陽羨九月抵宜
興通真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往年邑
簿朱冠卿續編圖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
坡公嘗與單秀才步田至馬王以酒見餉謂坡
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不知有黃封
真快活人也田主有曹姓者已鬻而造訟有司

已察而斥之坡公移牒以田歸之邑人慕容輝
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於城南所居有雙楠竝
植如蓋東坡訪之目爲雙楠居士長橋元豐元
年火四年邑宰褚理復立榜曰欣濟東坡過之
爲書晉周孝侯斬蛟之橋刻石道傍崇寧禁錮
沉石水中不知所在

李廌少時有好名急進之弊獻書公車者三多
觸聞罷然其志不已復多游巨公之門自丙寅
年東坡嘗誨之曰如子之才自當不沒要當循
分不可躁求王公之門何必時曳裾也爾後常

以爲戒自惜二三名卿已相知外八年中未嘗
一謁貴人中間有貴人使人諭殷勤欲相見又
其人之賢可親也然所守匹夫之志亦謂不敢
自變也

歐陽文忠公初薦蘇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
時富公韓公當國雖韓公亦以爲當然獨富公
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故止得試銜初等官明
允不甚滿意再除方得編脩因革禮書前輩慎
重名器如此元祐間富紹庭欲從子瞻求爲富
公神道碑久之不敢發其後不得已而言一請

而諾人亦以此多子瞻也

與楊濟父云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
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條然處也今日
到海畔地名遞角塲明日順風即過瓊矣

荅王敏仲云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
長子邁決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
次便作墓仍留手疏與諸子死即葬于海外庶
幾延陵季子羸博之義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
東坡家風也外此宴坐寂照而已

荅程天侔云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

友冬無炭夏無寒泉大率皆無耳惟有一幸無甚瘴也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者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又云病倦不愁亦無與往還者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烟雨濛晦真蛋塢獠洞也惠酒絕佳舊惠州以梅醞爲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與姪孫元老云旅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百物艱難又泉廣海船絕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

對如苦行僧耳然胸中超然自得不改其度題陶淵明詩云清晨聞扣門倒裳自往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縑縷茆簷下未足爲高樓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速已誰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此詩叔弼愛之予亦愛之予嘗有云言發於心而衝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已予以謂寧逆人也故卒吐之與淵明詩意不謀而合故并錄之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言自

上可以陪王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子
由晦默少許可嘗裁子瞻交子瞻曰吾眼前見
天下無一個不好人此乃一病子由監筠州酒
稅子瞻嘗就見之子由裁以口舌之禍及餞之
郊外不交一談唯指口以示之

昔吾先君先夫人儻宅於眉山之紗縠行一日
二婢子篋帛足蹈於地眎之深數尺見大瓮覆
以爲烏板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瓮中有物如
人咳聲凡一年乃已人以爲此有宿藏物欲出
也夫人之死程之問者聞之欲發其地會吾家

遷居之問遂儻此宅掘地丈餘終不見瓮所在
其後某官於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寸不積雪
晴墳起數尺某疑有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
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君必不發也某愧而止
東坡歸陽羨時流離顛躓之餘絕祿已數年受
梁吉老十絹百絲之贖可見非有餘者李憲仲
之子薦以四喪未舉而見公則盡以贈之且贈
以詩云推衣助孝子一漑滋湯旱誰能脫左驂
大事不可緩章季默三喪未葬亦求於公公亦
有以助之有不辭毛粟施行自丘山積之句其

高誼蓋出於天資也

予瞻得罪時有朝士賣一詩策內有使墨君事者遂下獄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論謂蘇曰學士素有名節何不與他招了蘇曰軾爲人臣不敢萌此心却未知何人造此意一日禁中遣馮宗道按獄止貶黃州團練副使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畧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

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願聞之不須爲人言也令予必得信計安

外集

東坡先生居閭闔門外白家巷中一夕次子追

之婦歐陽氏

文忠公孫

產後因病爲祟所憑曰

吾姓王氏名靜奴滯魄在此居久矣公曰吾非畏鬼人也且京師善符劔遣厲者甚多决能逐汝汝以愚而死死亦妄爲祟爲言佛氏破妄解脫之理喻之曰汝善去明日昏時當用佛氏功德之法與汝婦輒合爪曰感尚書去也婦良愈

明日昏時爲自書功德疏一通仍爲置酒肉香
火遣送之公曰某平生屢與鬼神辯論矣頃追
之幼乳媪忽云有賊貌瘦而黑衣以青公數使
人索之無有也乳媪俄發狂聲色俱怒如卒伍
輩唱喏甚大公往視之輒厲聲曰某卽瘦黑而
衣青者也非賊也鬼也欲此媪出爲我作巫公
曰寧使其死出不可得曰學士不令渠出奈何
只求少功德可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酒食可
乎公曰不可又曰求少紙可乎公曰不可又曰
只求一杯水可乎公曰與之媪飲畢仆地而甦

然媪之乳因此遂枯公曰頃在鳳翔罷官來京
師道由華岳忽隨行一兵遇祟甚狂自褫其衣
巾不已公使人束縛之而衣巾自墜人皆曰此
岳神之怒故也公因謁祠且曰某之去無祈今
之回無禱特以道出祠下不敢不謁而已隨行
一兵狂發遇祟而居人曰神之怒也未知其果
然否此一小人如蠶虱耳何足以煩神之威靈
哉縱此人有隱惡則不可知不然以其懈怠失
禮或盜服御飲食等小罪爾何足責也當置之
度外竊謂岳鎮之重所隸甚廣其間強有力富

貴者蓋有公為奸慝神不敢於彼示其威靈而
乃加怒於一卒無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則
一事闕願恕之可乎非某愚直諒神不聞此言
出廟馬前一旋風突而出忽作大風震鼓天地
沙石驚飛公曰神愈怒乎吾弗畏也肩風即行
風愈大惟趨公行李而人馬皆辟易不可移足
或勸之曰禱謝之公曰禍福天也神怒即怒吾
行不止其如予何已而風止竟無別事海川學
今日偶讀國史見杜羔一事頗與朱康叔相類
嗟嘆不足因書以示庶叔幸勿示人江令乃爾

深可罪然猶望公憐其才短不逮而已昔杜羔
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
所之會堂兄羔為澤潞判官嘗鞠獄於堂下有
老婦辨對見羔形貌竊語人曰此年少狀類吾
夫訊之乃羔母也自程迎侍而歸又往覓先人
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于佛寺日夜
悲泣忽視柱煤烟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
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于某村家問之
羔哭而往果有父老年八十餘指其丘隴因得
歸葬羔以幼穉失父依其兄後官至工部尚書

致仕此出唐李肇國史補因書以遺康叔時元
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記燕石齋補

蘇公謫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
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云持
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云東坡向春暮樹木
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
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
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
爲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
州相似因憶蘇詩如贈寫真李道士云他時要

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
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送程懿叔云
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入侍邇英云定似香
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跋白樂天自江
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
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起知文
登召爲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畧相似庶
幾復享晚節閑適之樂去杭云出處依稀似樂
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
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

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

容齋隨筆

又云淵明形神似我樂天心相似我東坡在杭又與樂天所留歲月畧相似

直方詩話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喜韋蘇州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之句故在鄭州寄子由云寒燈相對話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又初秋子由與坡相從彭城賦詩云逍遙堂後千章木長送中宵風雨聲悵喜對床尋舊約不知飄泊在彭城又有初秋云買田秋已議築室春當成雪堂風雨夜已作對床聲子由使虜在神水館賦詩云夜

雨從來對榻眠茲因萬里隔胡天坡在御史獄有云他年夜雨獨傷神在東府有云對床定悠悠夜雨今蕭瑟雨夜相對有云對床貪聽連宵雨又云對床欲作連夜雨又云對床老兄弟夜雨鳴竹屋此其兄弟所賦也相約退休可謂無日忘之然不能成其約其意見於逍遙堂詩序云

書出局詩急景歸未早濃陰晚不開傾杯不能飲待得卯君來今日局中早出陰晦欲雪而子由在戶部晚出作此數句忽記十年前在彭城

時王定國來相過留十餘日還南都時子由爲
宋幕定國臨去求家書僕醉不能作獨以一絕
與之曰王卽西去路漫漫野店無人霜月寒淚
濕粉箋書不得憑君送與卯君看卯君子由小
名也今日情味雖差勝彭城然不若同歸林下
夜雨對床乃以爲樂耳

與孫叔靜帖云眉山人有巢谷者曾應進士武
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軾謫海南
徒步萬里來相勞慰至新興病亡官爲藁殯錄
其遺物於官庫谷有子在里中軾已使人呼其

子來迎喪助其路費但未到旅殯無人照視或
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爲
一言於彼守令得稍脩治其殯常戒王者保護
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燕

補齋

王荆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卽行居鍾山每飯已
必跨驢一至山中或西庵或定林或中道捨驢
徧過野人家亦或未至山復還然要必須出未
嘗輟也作字說時用意良苦常寘石蓮百許枚
案上咀嚙以運其思遇盡未及益卽嚙其指至

流血不覺蘇子瞻性亦然初謫黃州布衣芒屨
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爲娛每數日必
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興或入旁都界經旬
不返爲守者極病之晚貶嶺外無一日不游山
晁以道常爲余言頃爲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
塘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其
鍾隱雪鴈欲爲題字而掛適高不能及因重二
卓以上忽失脚墜地大笑二人皆天下偉人蓋
出于智者當爾石林山堂記

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

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
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矜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
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
不絕倒皆盡歡而後去設一日無客則歎然若
有疾其家子弟嘗爲予言之如此也石林避暑錄

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特游集相約酒行
菓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嘗見於詩
子瞻在黃州與鄰里往還子瞻旣絕俸而往還
者亦多貧復殺而爲三自言有三養一曰安分
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石林

避暑錄

東坡先生憂其親黨之疾委曲詳審如此則愛君憂國之際可知矣其曰勿使常醫弄疾天下之至言讀之使人感嘆弥日淳熙九年五月乙未甫里陸游書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杯爲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爲醉爲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盥礪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追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髣髴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并晁无咎云

吾謫海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獨有一荷葉杯工製美妙留以自娛又好書苦遠不可致得鄭會老云欲於海舶載書千餘卷見借因讀淵明贈羊長史詩云愚生二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余故於淵明詩兩和以見志云 以上燕石齋補

序錄云宋張耒在頓聞東坡訃爲舉哀行服 仲補

仁子靜與呂伯恭云眉山兄弟居喪再期之內禁斷詩文其亦講聞乎喪禮也 陳仲醇補

蘇長公外紀三卷下
明瑯琊王世貞編次
豫章璩之璞校定

政術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
過人廣惠間愛敬之好為勤身濟物之事嘗與
其言廣州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
損多矣惟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
下何由得准蒲澗山有滴水崑山所來高可引
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若於崑下作大石槽引

以五管大竹續處以蔴纏漆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別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蔴苦蓋大約不過費數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十千者令歲買大筋竹竿作棧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得少房錢可以日掠二百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巡覷脩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涼其利便不待言也自有廣州以來以此爲惠若人戶知有此作

其欣願可知喜捨之心料非復塔廟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敢以此獻道士直望仙耳世間貪愛無絲毫也可以無疑從來帥漕諸公亦多請與語皆喜公濟物之事故詳以告可否更在熟籌慎勿令人知出自不肖也

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喜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菘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久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

住袖換永不廢替諒必不訝也

元祐癸酉正月二十六日見東坡先生曰近因講筵從容爲上言人君之學與臣庶異臣等幼時父兄驅率讀書初甚苦之漸知好學則自知趨向既久則中心樂之既有樂好之意則自進不已古人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陛下上聖固與中人不同然必欲進學亦須自好學中有所悟入且陛下之學不在求名與求知不爲章句科舉計也然欲周知天下章疏觀其人文章事實又萬機之政非學無

所折衷上甚以爲然退見宰輔誦其語且曰上天性好學其將自漢至唐擇其君臣大節政事之要爲一書以備進讀今讀三朝寶訓林子中所編也

百川學海

東坡爲禮部尚書宣仁上公乃與禮官與太常諸臣直宿禁中關夬諸禮儀事至七日忽有旨下光祿供羊酒若干欲爲太后太妃皇后饌孝東坡上疏以饌孝之禮出於俚俗王后之舉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旨遂罷

百川學海

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

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衝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棧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棧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脩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棧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

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且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

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

會上元有旨市漸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既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之祖宗法制非是公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

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之

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
導之至是耶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
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
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
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體吏民畏愛及罷
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

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
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
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
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司農是擅

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
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爲幸郡嘗有盜竊
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一三班使臣領悍
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
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爲亂民訴之
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
使人招出戮之

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
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于城下
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

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
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
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盡力卒
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
也執挺入大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
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
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
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
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
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

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

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禁
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
俟其坐起過爲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
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

誌銘

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
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
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揜蔽不以
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當
軸者恨之

誌銘

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
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
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
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
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降勅置獄速治而太
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
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飢
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
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
方春卽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

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
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
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
坊稍蓄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
太湖汎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饑復請於朝乞免
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糶常平米并義倉所
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
民復免流散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民居稀少唐刺史李
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

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
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
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
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
則取給于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闌闔中三年
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
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
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畜洩之限然
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
矣公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

如雲將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
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
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
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取其利以備脩湖
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
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
成植芙蓉楊柳於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
蘇公堤

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
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

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
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
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
麗又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
廷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
禮意甚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
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
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
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
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

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
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才損比至民獲
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

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
中與漁浦諸山大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
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
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
以達于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
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
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

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爲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渚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條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水多欲鑿挽路爲千橋以殺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

事具續集中進單錄吳中水利書狀

以龍圖閣學士守頴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

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頴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準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爲朝廷從之

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上及推盜吏兵者非一朝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

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應格推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卽階爲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

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載率無虞而連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

公奏乞復故朝廷從之

是歲親祀南郊爲鹵薄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不避仗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嚴整仗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效

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

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呵問
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逮遠惡然後繕脩營房禁
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
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賊訴其長
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
决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
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
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
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
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

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
憂惟沿邊以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
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
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撓
漸不爲用公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
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

先生元祐四年以內相出典餘杭時水官侯臨
亦繼出守上饒過郡以嘗渡江敗舟於浮山遂
陰畫回江之利以獻從公相視其宜一自富陽
新橋港至小嶺開鑿以通閑林港或費用不給

則置山不鑿而令往來之舟般運渡嶺由餘杭
女兒橋港至郡北關江漲橋以通運河一自龍
山闡而出循江道過六和寺由南蕩朱橋港開
石門平田至廟山然後復出江道二十里至富
陽而公詩有坐陳三策本人言唯留一諾待我
畫謂此又云石門之後萬金耳首鼠不爲吾已
隘又云上饒使君更超逸坐視浮山如累塊者
知所議出於侯也時越尼身死官籍其資得錢
二十萬緡公乞於朝又請度牒三百道俸用得
請而公入爲翰林承旨除林希子中爲代有諛

者言今鑿龍山姥嶺正犯太守身因寢其議而
遷用亡尼之資遺患至今往來者惜之

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
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謔侮困君實君
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
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
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
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
君實乎子厚以爲然君實賴以少安

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又差

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
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
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
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
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入毋
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
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
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
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
然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

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
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
用請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
卒乃已

蘇公嘗與其宣德書云蒙遣人致金五兩銀一
百五十兩爲贖軾自黃遷汝亦蒙公厚餉當時
隣于寒瘁尚且辭避今忝近臣尚有餘瀝未即
枯竭豈可冒受又恐數逆盛意非朋友之義輒
已移杭州作公意捨之病坊此蓋其在杭日所
置今已成倫次歲收租米千斛所活不貲故用

助買田以養夫民之窮者此公家法故推而
行之以資公之福壽某亦與有榮焉想必不訝
至于感佩之意與收之囊中了無異也

川
書
館
藏

